



铁脚板柴叔

□秦拓夫

人生中，会留下无数个印痕。有些印痕浅如薄沙，随风就散了，可有些深可见骨，能让你在几十年后依然清晰地记起来。譬如柴叔那双常年裸露的铁脚板——宽大，厚实，老茧一层叠着一层，像生铁浇铸出来的。

1

村外那条碎石嶙峋的土路，我们穿着鞋走，都会被硌得呲牙咧嘴。而柴叔赤脚踩上去，却走得稳稳当当，仿佛那些尖锐的石砾到了他脚下，都变成了温顺的、没了脾气的泥土。他赤着脚走进村子对面的老林里，在横七竖八躺着的干枯刺藤上行走，只听得“咔嚓”几声轻微的脆响，人就飘然而过，留给我们一个背影和地上那些被踩碎了的刺藤。我们穿着厚底布鞋，也要小心翼翼地绕开。惟有冬天，寒风像刀子能割裂皮肉的时候，柴叔才肯套上一双旧的浅口解放鞋。这大约是他身上唯一比较体面的“行头”。

柴叔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得。可他肚子里，却装着仿佛永远也掏不完的俏皮话和段子，是村里大受欢迎的“口头艺术家”。他的力气更是了得。我曾亲眼见过，一头犯了犟脾气的大水牛，在水田里干活时，任凭主人叱骂、鞭打，就是不肯卖力。柴叔走过去，也不言语，只伸出那双蒲扇般的大手，攥住两只牛角，腰背一沉，闷哼一声，竟将那几百斤重的牲口生生按进了泥水里，随手还抽了它几巴掌。牛儿爬起来后，便服服帖帖，再不敢造次。

然而，这样一身蛮力的人，性子却出奇地温和，见谁都要说上几句俏皮话，逗得对方眉开眼笑。谁家有了重活，只需喊一声“柴叔”，他便乐呵呵去了，仿佛那身气力是使不尽、用不完的。由此，柴叔在村里很受敬重。我也敬重柴叔，更深深地感激他。因为他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师父，是他教会了我在黑夜里偷柴的“手艺”，让我家熬过一次次缺柴煮饭的艰难日子。

那时，家里的灶膛，总像填不饱的巨口，柴禾总是不够用。实在没法子了，母亲便咬着牙，去拆取猪圈上一块不太要紧的木板，用斧头劈成细条，才能勉强煮熟半锅照得见人影的稀粥。那烟火里，总带着一股木材腐朽的、无可奈

何的气味。

一晚，母亲领着我，踏着朦胧月色去了柴叔家，郑重其事地把我交给柴叔。我恍然明白，母亲早已同柴叔说好，要让我跟着他，夜晚去做那偷柴的营生，顺便学他的“手艺”。

我们要去的山林，在村子对面的梨树坪。柴叔弓着身子，像头黑熊，用柴刀砍伐那些枯死的灌木，边砍边低声传授经验：“晚上用刀砍，有点声响不要紧，一般人听不到。但白天就不能硬砍，只能用弯刀割，不能弄出声响。”回来的路上，他扛着沉甸甸的柴捆，喘着粗气说：“偷柴，也是一门技术活。”他说得很认真，仿佛在传授一种了不得的绝技。自那以后，我便隔三差五跟着柴叔，潜入梨树坪村里的山林。我家那口灶，总算不缺柴禾了。而我对他，也充满了近乎崇拜的感激。

2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在我心中高大形象轰然坍塌。柴叔仿佛也变了个人，脸上的笑容少了，俏皮的顺口溜也再难听到。

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柴叔去自家林子里砍柴。走到一处悬崖边，撞了他的儿媳与一个男人窝在杂草丛里。那男人仓皇逃走，儿媳则求柴叔不要告诉别人。柴叔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走了。晚上，他将这事悄悄说给老伴听。老伴吓得脸都白了，忙说：“这种事千万莫说出去，要不我们一家脸面全没了。”可没过多久，事情还是在村里传开了。只是话头完全变了味，说柴叔想欺侮大儿媳，遭了拒绝，大儿子才与他翻了脸。

一夜间，柴叔背上了恶名。村里人看他的眼神，不再是往日的亲近与尊敬，而是掺杂了鄙夷与疏远。我也觉得，柴叔不再是那个乐呵呵、肯帮忙的柴叔，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厌恶。从此，我不再跟他一起去打柴了。

一次，我独自一人去砍梨树坪村虎头岭山林里的青冈柴，被对面山坡上的人发现，吓得我魂飞魄散，扛着柴连滚带爬拼命往家里跑。梨树坪的牛天棒带着两个汉子，吼叫着追到我家，堵在门口，逼我交出柴禾，还要

赔钱。母亲被吓住了，慌忙叫我交出柴禾，还逼着我给牛天棒下跪。我心里憋着一股屈辱，梗着脖子，死活不跪。母亲急了，拣起一根青冈树枝，朝我腿上打来。树枝抽在我腿上，火辣辣地疼，心里的委屈像决堤的洪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就在我无助的时候，一个高大身影出现在院坝里，是柴叔。他一步跨过来，黑着脸对牛天棒说：“大家都是挨邻搭界的，这事，就算了嘛。”牛天棒最终被柴叔的气势镇住，悻悻地走了。

直到我上高二时，那顶压了柴叔多年的脏帽子，才终于被摘下。原来，当年那个男人酒后将那风流事当作吹嘘的本钱抖落出来，村里人才恍然大悟。村里人，包括我，都恢复了对柴叔的尊重，而且这尊重里，更添了一份深深的敬意与歉疚。

3

多年过去了，少年时那些关于柴禾的记忆，那些在黑夜中心惊胆战的穿行，山林里屏住呼吸的砍割，被发现后亡命的奔逃，以及那硬邦邦、沉甸甸的柴禾压在我柔嫩肩膀上的钻心疼痛……这一切，都已远去。它们是一个时代在我身上刻下的烙印，是我青春岁月里无法磨灭的成长之痛。如今回想起来，那苦涩的底子里，更多泛起的是楔入我生命深处的善良与同情，是人在困境中依然要扛起的责任与担当。就像柴叔那宽厚的、生着铁一般老茧的脚板，稳稳地，踏过了人世间所有粗粝的路。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百香果

□魏存威

生活需要憧憬，更需要亲手去体味，这是我尝过、种过百香果后得出的一个感悟。

有天下班回家，邻居送了一筐果子给我，说是自家在屋顶花园种的百香果熟了，摘一些给我家尝尝。邻居边递篮子边说：“这果子营养丰富，气味芬芳，有芒果、香蕉等多种水果的香气，名号‘百香果’。”

但见金黄、圆润，鸡蛋般大小的果子，滑溜溜依偎在篮子里，一副生动、丰盈的样子，别说吃，单说看，就令人心生欢喜。用水果刀轻轻切开一个口子，百香果橙黄色的果肉映入眼帘，用汤匙一勺勺舀进口里，一股浓烈的酸甜味道瞬间在口中扩散，回味无穷、唇齿留香。我是第一次吃百香果，妻子被我贪婪的馋相吸引，不爱吃水果的她也拿起一颗切开吸吮起来，边吃边点头：“爽歪歪的感觉。”

一篮子10多个果子，不几天便吃完了。盯着空空的竹篮，回味着曼妙的百香果滋味，我咽着口水对妻子说：“吃这果子，让人体味到田园时光，这果子要是天天有就好了。”妻子说：“你这口贪心得根治，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说：“对呀！何不在自家楼顶种来看看呢？”可问题来了，从哪里去找百香果苗呀？

一个深秋的周末，我上楼顶打理花草，碰见在楼顶休闲的邻居，聊了几句，看到有些萧疏的百香果，邻居不无遗憾地对我说：“本来想分一苗给你家，但苗子太小，估计分出来不大养得活，只有等来年春天的时候苗子长得粗壮一点再分。”邻居说的不无道理，秋冬不是百香果分苗的好时节。

在经历了一个冬季漫长的风霜雨雪之后，我开始动手圆我种百香果的梦想了。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心里思忖：邻居家纤细的百香果苗，在春天能

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更不要说分苗的事了。我决定到别处瞅瞅。问了不少朋友，跑了城郊接合部好几个苗圃基地，都没能如愿。我不甘心，连续几个周末扩大了寻找范围，还是一无所获。

有个周末，我到小区对面的菜市场买菜，路过菜市场角落一家花店时，一盆绿叶葱茏的苗木一下吸引了我的眼球。心里一阵“怦怦”直跳：“这不就是百香果苗吗？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急忙向店主确认盆里栽的是什么。店主告诉我是百香果。我又问：“能开花结果吗？”店主人不假思索答道：“这个品种没问题，你看花开出来了。”在问了店主售价后，我迅速用微信支付了80元费用，抱着百香果花盆，一路小跑回家，三下五除二把百香果移栽进了一个早已备好的大木箱里。

一犁春泥，一篮秋收。这以后每天给百香果浇水，成了我的必修课。整整一个春季，不，整整一轮春夏秋，我对它倾注了太多的精力。但左看右看，百香果的枝干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茂盛，果子也只挂了那么几个。有个学过园林专业的朋友看了我发的图片，提醒我说：“你家百香果棚架太窄了，百花果舒展不开。”

听了朋友的科普，我恍然醒悟，自己只注意了给百香果搭个窝，没想到给它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百香果怎么可能在随意支护的几根木条上左右上下腾挪呢？



今夜，小城烟雨中的相思

□吴吉财

将一缕忧伤
隐匿于朦胧的双眸
当心底涌起悸动
它便悄然滑落
化作房檐滴滴的雨线

透过深邃的窗
是谁 把无尽的相思遥寄
乞借案头未干的墨痕
送到那哀怨宋词人的心里

这相思
却只能点缀
龙河两岸半绽的橘花
而我
终究寻不见
那斜倚阑干的倩影

江南的小城
旧年栽的素笺 独自踟躕于幽径
倾听着古老岁月的低唱
风拂动的碎影
似是她遗落的鬓边香
是谁
想伸出手，欲要挽留
可恨风儿，将它带走
留下我
在寂寞中守候

或许，那一抹倩影
已被檐角滴滴的雨线
幻化成江南的烟雨
弥漫在每一寸空气里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

大雪吟

□郭永菊

夜色如墨，北风如刀
一轮冷月悬在夜空
冷眼看人间烟火
刺骨的冬雨
捶打着长夜的胥骨
包裹夜市地摊的吆喝
和冻感的情思

用发颤的手掌托起星光
霓虹淌过街头
印成抽象的剪影
二维码上的图案
被露水描眉
像越写越淡的明天

雪是冬天的诗篇
是岁月的留白
它让万物归于沉寂
在寂静中孕育着希望
大雪中寻得内心的宁静
与温暖相伴

捧着点点星光
守着岁月把青春
碾成粉末，任潮湿的心
与季节干杯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